

探索与发现丛书

重现

楼兰城

应驮白练

到安西



大漠无声

田卫疆 主编

xiyuguchengxingshuaidzhimi

西域古城兴衰之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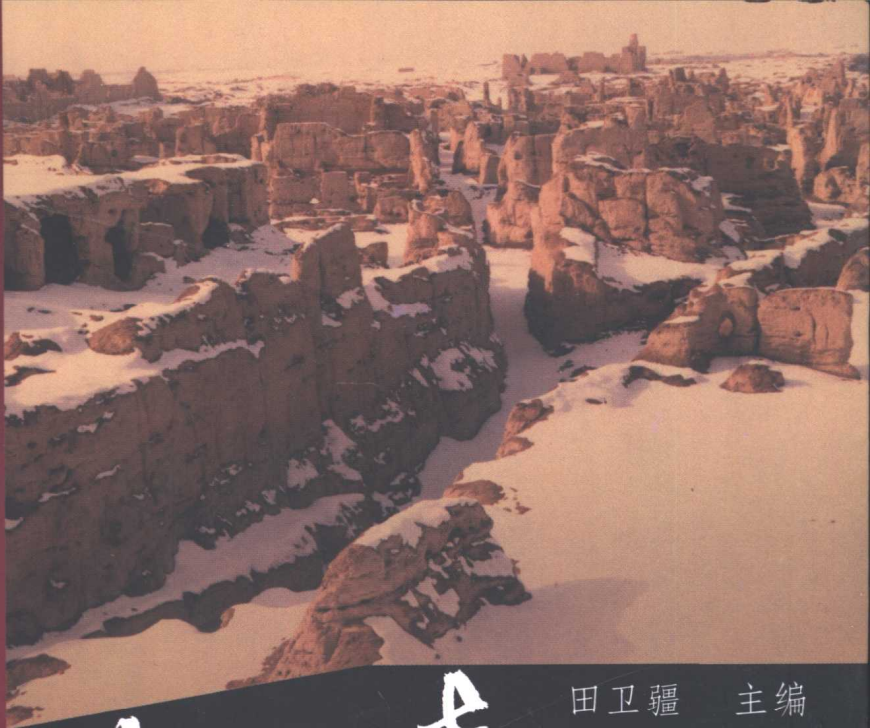
寻访

吐鲁番古城

探索与发现

TANSUO • FAXIAN

江苏古籍出版社



探索与发现丛书

探索与发现
TANSUO • FAXIAN

田卫疆 主编

大漠无声

西域古城兴衰之谜



江苏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漠无声:西域古城兴衰之谜/田卫疆主编.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12
ISBN 7 - 80643 - 851 - 3

I. 大… II. 田… III. 西域—古城遗址(考古)
—研究—中国 IV. K87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93272 号

大漠无声——西域古城兴衰之谜

主 编 田卫疆

责任编辑 陈晓清

出版发行 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 - 3223462

社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24 890 × 1240

印 张 11.25

字 数 21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 - 80643 - 851 - 3/K·265

定 价 20.00 元

(江苏古籍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代序

——西域古城，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新疆，古称“西域”。位于我们伟大祖国的西北边陲，1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使它成为今天我国占地面积最大的省区。生活在这里的 46 个民族使它成为今天中国多民族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应是新疆鲜明的区位特点。而其悠久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更使它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关注。就物产而言，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水果仅仅是过去人们的概念，而今的石油、天然气和占全国产量最多的棉花才真正是现代新疆经济发展从资源优势转为产业优势，进而变为经济优势进程的龙头老大。所以，21 世纪中国西部大开发，新疆被称为“重中之重”，其潜在的发展商机和前景令世人注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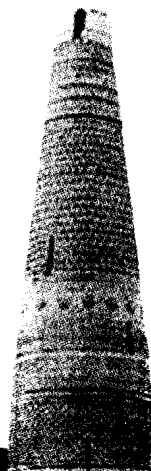
在新疆广袤辽阔的土地上，地理地貌之复杂以及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习俗使它充满着许多尚未被人们所认识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限于篇幅，本书所涉及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有趣的文化景观——西域古城。在新疆生活或到此游览的人们以往或许没有注意到，在天山南北各地，凡是今天熙熙攘攘、人烟稠密的繁华城镇，却大都非其故城所在，即使像乌鲁木齐这样的大城市，其城建历史都很短，可以说，“新”是新疆城镇建设中的一个鲜明特征，当然，人们可以从现代新疆发生的巨大社会变革这个角度来解释。但是，与此同时，人们还发现，也就在所谓“新城”的附近或距离其不远处，却大都分布着一个个废旧的故城遗址。这些故城遗址形单影只，断垣残壁，它们或者已为黄沙遮埋过半，或者仅遗留一片土堆依然任凭着风雨冲刷。它们惨不忍睹的形象几难与现代化的“新城”相比，例如吐鲁番市郊外的“交河故城”、“高昌故城”；吉木萨尔县城附近的“北庭故城”、远离今鄯善县城的被沙漠覆盖的“楼兰故城”，以及矗立在高高的帕米尔高原顶上的所谓“石头城”。但是，今天它却吸引着众多中外游客的目光，是来新疆旅游的人们凭吊游览、充实自身知识的最主要场所。

新、旧城址不在一地，在内地城市建设中也不多见，但是与内地新城多在旧城之中或是在此基础上修建的情况相异，新疆的新城则大多远离

旧址,这无疑又是一个令人们不能不深思的问题。而且,即使是旧城遗址,考古工作者的勘察结果表明,它们也多有数次迁徙演变的经历,例如在昆仑山北麓的和田地区有一个名叫达玛沟的村镇,文物调查显示,该城从古至今一直有所谓“三迁”之说,最早的古代遗址位于距今数百公里处的北部荒漠中。在新疆各地,相类似的事例很多,所以,有人说新疆的古城多是一些“流动的城市”。当然,这种奇特的古代城镇景观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与新疆独特的地理地貌和自然环境相关,是新疆人文和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名叫宋云的中原僧侣途经新疆前往印度取经,在路过帕米尔高原的祛盘陀国(今塔什库尔干)时,好事的宋云与当地居民聊起两地间的自然风光和人文差异,无意间说到中原地区的农民主要是依靠天上降雨来安排自己的农活,这即刻引起当地居民的讥笑,他们说,人们怎能依赖天降雨水来进行耕作。这不能不使宋云感到万分诧异。这就是生存状况不同所导致的文化观念上的差异,祖祖辈辈聚居生活在帕米尔高原上的人们一直是依赖冰雪融化的河水来灌溉农业,而中原内地的农民则主要靠天上降雨来从事农业生产。新疆由于受地理环境和气候的影响,成为我国距离海洋最远的内陆干旱地区,依赖高山融雪融冰灌溉的绿洲是新疆各族人民生产生活的热土家园。在长期的与大自然相依相伴的漫长岁月中,新疆各民族不只创造了新疆古代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还积累了在干旱区生产生活的一系列独特的生存经验。其中城镇的选址和修造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为了应对对自然界的挑战,新疆天山南北各地的古城遗址的分布、规模,以及其内部结构和布局方面与中原地区有很大不同,即使是南北疆地区之间也都有一定差别,它反映了新疆古代各族人民根据本地的客观条件和人文环境,因地制宜,在生产生活方面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创造。

同样,新疆历史上城镇频繁变迁移动的特点从某种程度上还反映了古人对于自然界的依从关系,尤其当我们在探索这些古城的遗弃原因时,时常会发现多数城镇的遗弃都同该地自然环境的变化波动有一定因果关系,或是因河流改道,或是因沙进入退。在新疆地区,特别是天山南部各地的干旱绿洲地区,限于当时低下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古代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改造能力应该说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对于自然环境变化的顺从维护应该说是古人的主导思想。在昆仑山北部的尼雅古址中出土



的文书里就有地方官衙公布的保护森林和草场的相关法令,这无疑就是有力的例证。同时,我们还发现,大凡今天的古城所在,多数已是黄沙覆盖,满目荒漠红柳,或者已经远离河流和水源地。众所周知,在内陆干旱地区,生物离开水是根本无法生存的。而今天人们生活聚居的城镇中心,恰也是河水比较丰裕充沛的地区。这一点对于我们今人理解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性应该有一些重要启示。

当然,由于人为的因素而导致人们被迫放弃城镇,或者导致城市废弃的情况在新疆历史上也并不乏见,从史籍中我们知道,今天新疆诸多已经废弃的古城都是过去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贯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经过其中,这里曾演绎过许多惊天动地的人间悲喜剧。即便是在今天荒凉不堪的古城遗存中,依然能够深刻感觉到其昔日的辉煌景象。在导致古代城市废弃的人为因素里,又以兵戎战乱最为常见,古代西域由于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和险要的战略地位,一直就是多事之地,每当中原政局出现动荡分裂,或者北方某一游牧部落勃兴南下,天山南北各地往往就陷入战火的动荡之中,因为战争而导致人口锐减,居民流徙和城镇荒芜,战火还毁坏了人们的家园,迫使居民放弃故乡,颠沛流离而逃往其他地方。像今天吐鲁番地区的高昌故城和交河故城,以及天山北部的北庭故城等就是在蒙古统治时期被废弃的。比较而言,天山北部诸古城的废弃大多都与长年不息的战争相关。这又必然要涉及到古代游牧民族同天山南部绿洲地区农耕民族间的特殊关系这个话题。

显然,一座古城就是一座无字的历史碑铭,沧海桑田,金戈铁马,以及人间的悲欢离合都裹挟其中,它记录着我们先祖们当时真实的生产生活状况,以及他们对于自然和人生的态度和观点,包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因此,对这些古城的任何漠视都将意味着对我们自己历史的亵渎。而对于这些古城的关注和探索不仅有助于人们寻觅到解读诸多西域文明隐晦不明的密码,可补充文献资料记述和今天研究的不足缺憾,还将加深我们对于当今人类生存状况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完整认识和正确态度。西域古城的辉煌,仿佛昨夜星辰,已划空而过,消失在无尽的时间苍穹中,但是,它的轨迹闪耀着昔日的流光,依然使人流连忘返。

生存方式一直是文化界议论的一个热门话题,选择何种方式度过人生应该说是—一个对个人、对社会都很有意思的严肃课题。如果说我们人

类是生物界里经过激烈的数万年的适者生存般的厮杀后保留下来的最能干的生灵,那么,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态度以及结果就远不像对待其他同类生物那么简单乐观了。今天的人类似乎在“与天奋斗”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回顾往事,以一种不是很情愿的心态检拾起久已忘怀的文明碎片,审视现实,重新思考一下我们的未来,应该被视为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正因为此,就有了这本书,有了这书中的内容。

本书虽由我任主编,但是,它的策划编撰缘起于从未到过新疆,但却对新疆历史文化情有独钟的生活在秦淮河畔的陈晓清女士,她对此书的浓烈兴趣和执著的敬业精神实在令人感动。故此书之出版问世首功应归她莫属。至于本书的作者们,都是一批有着新疆背景的考古文史工作者,他们熟悉新疆的山水风情,且都对新疆的考古和历史有过潜心深入的研究探索经历。所以,作者对相关资料的熟练掌握和由浅入深的描述,使本书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可读性。

本书分工如下:田卫疆:代序、重现楼兰;刘文锁:尼雅遗址发现之谜;薛宗正:西域龙族古焉耆、“应驮白练到安西”、喀什绿洲中的古城废墟、和阗诸古城之谜、寻访吐鲁番古城、被淡忘的北庭故城;王博:阿力麻里,你在哪里?文稿观点均由作者个人负责。全书最后由田卫疆统稿。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张平、刘玉生、祁晓山诸位好友为本书提供了精美的插图照片,更使本书添彩许多。

本书稿可视为作者们将自己的学术成果通俗化、大众化的一次尝试。不足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

田卫疆

2002年国庆节于乌鲁木齐鲤鱼山下寓所

目 录

	代序——西域古城，一道亮丽的文化景观
2	重现楼兰城
3	是谁发现了楼兰？
7	楼兰，西域古文明的摇篮之一
11	“梦幻”楼兰故城
14	楼兰城的废弃
16	罗布泊是“游移湖”吗？
20	李柏文书以及 LA、LK 城址争论
24	尼雅遗址发现之谜
24	尼雅河流域的探索史
30	走进尼雅遗址
38	早期的历史记载
44	公元三～四世纪的“精绝国”
47	生活在古代
68	西域龙族古焉耆
68	襟山带湖古焉耆
71	雄踞中道汉旧邦
74	西域龙族与焉耆王统
78	唐安西四镇与焉耆都督府
81	南河与焉耆军城
85	古焉耆的生活画面

90	故地非复旧容颜
92	“应驮白练到安西”
92	西域“三十六国”之一
94	方圆各异的古代城堡
99	王统的变易与白氏王朝
103	千佛洞与弘法高僧
108	西域艺术之乡
114	大唐安西的雄关烽火
119	永存崖窟的汉文明
124	喀什绿洲中的古城废墟
124	羌塞共存的林立城邦与古国莎车
128	班超城与疏勒王城
131	臣磐、渠沙与佛教
136	唐疏勒军城与疏勒都督府城
140	喀什、莎车大清真寺与十二木卡姆
149	香妃墓与刘锦棠碑
154	和阗诸古城之谜
154	昆仑山下的美玉之邦
156	于阗王都之谜及其早期文化
160	大乘佛国与瞿萨旦那
166	东国公主与蚕丝的故事
169	大唐毗沙都督府
172	安德悦古城与麻札塔格戍堡
176	二将军城与佛国暮鼓

180	寻访吐鲁番古城
180	葡萄之乡的奇观
182	绿洲上的文明曙光
184	王城废墟——高昌古城
188	天工神斧的交河古城
191	西域汉文化的地下博物馆
196	深山古刹梵呗声
201	摩尼教的再发现
205	斗转星移话沧桑
210	被淡忘的北庭故城
210	最早出现在草原上的城堡
213	天山北麓的历史名城
216	从金山都护府到大唐北庭
220	汉传佛教的辉煌古刹
225	轮台城头夜吹角
229	北庭一别失八里
236	阿力麻里,你在哪里?
236	“野苹果”、“苹果城”、“天马”、“乌孙墓”
243	“弓月城”访古
247	前往“阿力麻里”的“草原路”
251	察合台汗国的都城在哪里?
255	清代伊犁“九城”
259	草原上的八卦城



楼兰、尼雅、焉耆、北庭、吐鲁番……这些昔日丝绸古道上的灿烂明珠，已永远消失在荒芜的沙丘、悠远的驼铃声中。是战争的破坏，还是自然的毁灭？走过探索之路，你会发现，大漠无声的叙述，也是那么惊心动魄。





重现楼兰城

在今天意大利境内，有一座闻名遐迩的历史文化城址——庞贝城，它是古罗马帝国的一座名城。根据现代科学发掘报告揭示，这座古城是在一次突如其来的火山爆发中毁灭的，由于这场从天而降的大灾难来势迅速，市民们没有任何精神准备就一下子全部葬入火山之中，所以已经过了数千年之后的庞贝城遗址，经发掘后人们发现，那些栩栩如生的人物化石依然保持当时市民们日常的生活景象，或煮饭工作，或悠闲伫立，俨然一派和煦安逸的生活气息，简直触目惊心。庞贝城的发现从一个侧面映现了古罗马时代城市市民的社会生产和日常生活，同时，作为一个范例，也严酷地揭示了人类在与大自然相伴相处过程中，对于自然环境演变发展过程的无奈和束手无策。与之相比，人类实在既伟大又渺小。

1901年冬天，茫茫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冷风刺骨，一位身着探险服的欧洲男人正对着一大片城市遗址的断壁残骸发呆，这里到

处是夯土城垣的残迹，高出地面的被日光沙砾冲刷的干裂的木板，间以红柳条与芦草。除此，地面上几乎没有任何生物活动的生机，大地死一般寂静。这是瑞典地理探险家斯文赫定第三次新疆沙漠探险的一个镜头。这片似乎已经被遗忘了的遗迹就是后来闻名遐迩的楼兰古城。斯文赫定后来在这里发现了大批出土的珍贵文物和木简文书，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其中一些佉卢文书（一种当地居民早期使用的文字，属于印欧语系）资料颇受学者关注，经过有关专家辨认释读，佉卢文书的内容现在已经基本刊布，人们认定在这些文书里一再出现的佉卢字“Kroralna”就是汉籍史书里记载的“楼兰”。而同地区发现的汉文木简里也显示了“楼兰”地名，至此，斯文赫定站立的这片遗址被确定为汉代“楼兰”古城遗址无疑。

楼兰，是古代西域所谓“三十六”城邦诸国之一，不仅具有极为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文化，且因位据交通要道，在古代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

用。其最早见载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之后《汉书》也多次提及。不过，迄公元前 77 年楼兰“更名其国为鄯善”后，即悄然隐没于史籍，出土木简文书证实魏晋南北朝时期是著名的西域长史所在地，公元 4 世纪消失于荒漠之中。自此一千多年未有音讯，留给人们众多的不解之谜，故而其重现人间便即刻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楼兰古城因此而被誉为“中亚的庞贝”。

尾随斯文赫定之后，20 年间，先后又有英国人奥里尔·斯坦因 (Auree Stein)、美国人亨廷顿 (Huntinton)、日本人橘瑞超、瑞典人伯格曼 (Folke Bergman) 等探险家们前往此地考古，由于该地区古文物遗存异常丰富，所以这些探险家们几乎都是满载而归，从未有空手而归者，新疆文化遗产为此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大劫掠。1949 年新中国建立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此进行过多次科学探索，保护性地进行了一些试掘和文物的搜集工作，即使如此，也出土了大量文献古物，尤其是那具呈褐红色油亮的“楼兰美女”古尸，以其独特的魅力征服了世界，更使这个地方一度成为国际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迄今前往该地旅行探险者络绎不绝

于途。

楼兰，如此使中外学术界倾倒着迷，还因为楼兰古城的历史目前还存在着很多扑朔迷离的不解之谜有待于人们去揭开，特别是她的消亡衰废与现代人们极为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着瓜葛，故对她的探索引起了许多人的研究兴致。文化界的热“炒”和学术界的关注应是楼兰古城广泛受到社会各界注视的主要因素。一个地处边远区域的遗迹能得到社会各界的如此关注，显然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从本质上分析，实际上显现了人们对自己过去的关爱和对所生活的地球生态环境的重视，以及对人类未来发展前景的某种担忧。

是谁发现了楼兰？

关于楼兰城遗址的发现，至今学术界一直还存在着不同意见。例如，有人称这是斯文赫定沙漠探险的功劳，而有些人对此则持否定态度，认为一位名叫奥尔得克的当地向导才是楼兰城遗址的真正发现者。但是，不容否认，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应当与斯文赫定 1900 年的第二次新疆沙漠探险相关。

若将 1900 年斯文赫定新疆

探险之旅视为楼兰城遗址的发现时间,至2000年,楼兰城遗址被发现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了。为此中国文化界在北京举行了一系列的学术活动以示纪念。显然,楼兰城是在中国,是中国文化的瑰丽篇章,这才是一个客观存在,至于发现它的人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实际上并不重要。

楼兰重现人世,特别是为学术界所熟悉,实在缘于探险家斯文赫定1900年的新疆沙漠之行。从目前披露出的资料可知,斯文赫定此次探险的旅程是:他先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东端部分——克拉克沙阿哩库姆沙漠,抵达且末,期间约用了二十余天,随后又沿且末河返回英库勒。1900年3月,他复从大本营出发向北行进,试图对一条被称为库鲁克河的干河床进行地理考察,这条河即今孔雀河古道。斯文赫定想搞清楚该干河床与那个奇妙的罗布泊之间的关系。在考察该河床过程中,他在有段河床旁边发现了一些破旧房屋和古佛塔遗址,还捡到几枚中国古代铜钱。斯文赫定不是考古学家,他主要对地质地理以及与此相关的东西感兴趣,因此并没有像后来的英国考古探险家奥里尔·斯坦因那样,对于古代遗址具有鹰一般的

敏感性和识别能力,凡发现古迹必进行挖掘不可。因此,斯文赫定一行在那座遗址仅逗留了一天,在进行了一些地表的文物采集后,便很快启程继续往前走。当斯文赫定探险队行抵下一个宿营地时,人们才发现将铁铲遗忘在前面休息过的那个遗址营地。探险旅途,铁铲可是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于是斯文赫定就指派一位名叫奥尔得克的仆人前去寻找,因为他本人承认是自己粗心大意,将铁铲丢失在那里的。奥尔得克半夜骑马离开探险队,由于途中遭遇到沙暴,直到天亮时才赶回来。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奥尔得克不仅带回来了丢失的铲子,还携带回来一些雕刻着精美图案的木板和古钱。原来,他在行进途中,一阵大沙暴使他迷了路,误闯到沙漠里一座废弃的土塔,那些木板是他在土塔附近的房屋遗址中随便捡拾的。当斯文赫定见到这些木板时,一下子惊呆了,使他吃惊的是荒无人迹的遗址里竟有这等雕刻精巧的艺术品,而且听奥尔得克称那里还有很多。斯文赫定预知自己遇到一个惊人发现,他后来在其书中这样写道:“忘记铲子是何等的幸运啊!不然我决不能回到那古城,实现这好像有定数似的重要

发现,使亚洲中部的古代史上得到这不会料到的光明。”

斯文赫定当即决定赶回去。然而,由于考察队里剩下只够两天的生活用水,若到遗址去,必然耽误数日。第一次沙漠之行因为断水差点命丧黄泉的惨景历历在目,斯文赫定在找宝和保命之间选择,自然选择后者。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就专业而言,斯文赫定长于地理而短于考古,这可能也是他决定先回大本营,俟再次沙漠探险时到那里考察的主要因素。

奥尔得克寻找失去的铲子,无意间却发现了一个古代城市,这就是楼兰古城遗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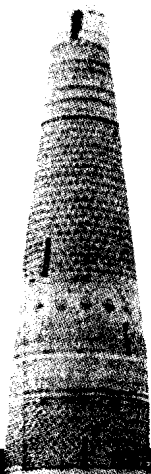
1901年3月,春回大地,斯文赫定在时隔一年后重新回到奥尔得克当年发现的古城遗址,这次考察是在完成对新疆东南部的阿尔金山南麓实地勘查后折向西北方向的,此间他穿过难行的白龙堆沙漠,“白龙堆”即今“库姆塔格沙漠”,唐代人谓之白龙堆,是鉴于该沙漠呈龙像,因而“象形以名其沙”。魏晋时期曾经行此地的中原僧人法显称其为“沙河”,并在其行记里遗下如此阴森恐怖的记载:“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渡处则莫

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法显传》)白龙堆沙漠之行过程中,斯文赫定一行复受缺水之厄,只是在断水后不久找到一口淡水井,方才逢凶化吉,有惊无险。

现在,斯文赫定回到一年前奥尔得克发现的古城遗址面前,他先以他地理学家的习惯,对遗址的经纬度进行测量,然后测绘遗址中19间房屋的平面图,接着他让仆人们分别翻找有文字的木板或纸文书,并告诉他们寻着者重赏。

遗址里散布的文物极其丰富,除各种武器,如弓箭,还有一些装饰品和日常生活用品,欧洲的玻璃杯,中国的丝织品及古币、印度波斯式的狮头碗碟,真是琳琅满目。这里差不多所有的房屋都是木头造的,墙垣是柳条编的,然后在柳条上涂上泥巴,有三个地方门框迄今仍直立着,有一扇门开得极大,斯文赫定记道:“仿佛是那一千五百多年以前这个古城中所住的最后一个人刚离开似的。”

不一会,民工们掘出一尊三尺半高直立的佛像,佛像的木座雕刻着莲花及其他花的装饰,不久,各种佉卢文木板文书也陆续出土,在一间房屋沙土掩埋下,发



现了 36 张上面写字的汉文文书以及 120 片木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破衣、几粒稻麦和一小块毛毡。

斯文赫定回国后将这些文书分别送给有关专家研究,德国威斯巴登的卡尔·希姆来经过对楼兰出土的佉卢文书的研究,发现这些木书里(著名的有 Kh. 696、Kh. 678、Kh. 706 号文书)多处出现“Kroralna”这个地名,经过与汉文文书中“楼兰”一名勘对,据此推断这座古城就是湮没千年的“楼兰”,这一论断得到中外学界的赞同。

楼兰地区出土文物和木简、纸文书为数很多,其文书内容异常丰富,不仅涉及到该地民族、宗教、政治管理机构,还记载了当时当地的经济、交通、水利和民俗情况,补充了现有文献资料记载的不足,极大地丰富充实了人们对楼兰历史文化的认识范围和深度。斯文赫定为他最先发现的这些文书的价值而自鸣得意,在其传记中,他曾这样写道:“……我想到我们瑞典国内北欧的古字石刻没有一块像我在楼兰寻着的脆木板和纸片那样年代久远。马可·波罗在 1279 年作他经过亚洲有名的旅行的时候,那长眠的古城已经在沙漠中湮没无闻了一

千年了。就在那伟大的威尼斯人的旅行以后它也长眠了六百五十多年,它那已往的魂魄才复生起来。他们古代的文件和信札在过去时间和神秘的人类的命运上发生了光明。”

斯文赫定还在楼兰东南附近发现了一条宽 100 米、深 4~5 米的干河床,他基此认为这就是塔里木河及孔雀河曾经流注之罗布泊,在经过他的考察后,由此得出所谓罗布泊是一条游移湖的结论。

继斯文赫定 1900 年因为奥尔得克偶然发现楼兰城而将其考察结果通报世界之后,1901 年他再度抵达该地考察,依然掠取大量文物。斯文赫定是一位异常勤奋的科普作家,每次科学考察归国后,他都及时将其结果写出来,刊登在各种刊物杂志上。所以,在他的那份别出心裁的报告感召下,1905 年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到达楼兰探险,并据此提出了“罗布泊盈亏湖”说,还认为包括楼兰城等塔克拉玛干沙漠及罗布沙漠中的古代废墟都因气候变干而被废弃。之后 1906、1914、1915 年,英国考古学家奥里尔·斯坦因三度光顾该地,并进行多次带有破坏性质的考古挖掘,出土大量汉文和佉卢文木简、纸文书,掠夺、

盗取的大批楼兰文物使他名气大扬。1909~1911年日本人橘瑞超先后两次前往楼兰遗址考察,在那里出土发现了著名的李柏文书。后来,斯文赫定组建“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后,斯文赫定本人,以及德国考古学家贝格曼、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陈宗器等又多次赴楼兰遗址进行科学考察。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又有多支科学考察队前往该地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考察,楼兰古城神秘的面纱逐渐被揭开。

楼兰,西域古文明 的摇篮之一

楼兰故城的重现将人们的思绪带到遥远的古代,带给我们现代人无限的遐想和有益的启迪。透过出土的众多文物又传递给我们今人不少古代西域历史文化的珍贵信息,进而补充了以往我们对于楼兰历史认识方面的很多断缺不足。这些残缺片段连缀一起,使楼兰的历史逐渐清晰了起来。

从目前中外学术界对于楼兰地区的考古勘查结果表明:楼兰地区从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近百年间,众多的考古发现已使我们有可能对于楼兰

的史前时期情况有一个大致的认识,无论是国外的探险家如斯文赫定、斯坦因,还是建国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都在楼兰故城发现了一些石器遗址,采集到一批石器和破陶片,其中石器有石核、石片、石刀和柳叶、桂叶形石簇,陶器则是夹粗砂褐红色的陶片。除此,还有磨制光滑的玉斧。在这批珍贵的石器物品中,绝大多数是细石器为特征的原始石器时代文化,也就是石器的形状以细石叶石器和细石核石器为主。这类细石器文化遗址广泛地分布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中国学术界普遍认为这类文化遗址的早期应属中石器时代,距今年代为10000到7000年左右,主要适应于狩猎经济。细石器文化遗址在新疆各地时有发现,例如哈密地区七角井遗址等。在楼兰地区发现的细石器时代的遗物与我国华北地区等地发现的同类石器,无论从类型和制造技术上都是比较一致的。另外,该地区还发现了一些磨制石器,这类石器的使用年代比前者要晚一些。又根据在楼兰地区发现的生产工具,诸如细石簇、木制的容器和用具,以及利用树皮或芦苇编成的篮子等生活器物分析,该地区已经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定居而成的村落的萌芽。

